

## 為何 唯獨粵語 能與普通話 分庭抗禮

比起其他方言，粵語不可謂不生猛。廣東省電視台的不少頻道直接用粵語播報，節目從新聞到電視劇應有盡有，廣州的地鐵也要用普通話、粵語、英語輪番報

站。與之相比，另外一座南方大城市上海，其方言就可憐多了，電視上只有少數娛樂導向的節目如《老娘舅》使用滬語，而在地鐵上加入上海話報站的提議更是多次以時間不夠等理由被拒之門外。

中國方言眾多，何以唯獨粵語能興旺發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和普通話分庭抗禮呢？

### 粵語白話文如何書寫

但凡一種語言想要上位，有書面形式至為重要。歷史上中華文化圈長期把以上古漢語為基礎的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雖然唐朝以後白話文開始發展，但它主要還是應用於非正式的文體，如小說、戲曲等，各類其他方言仍然處在可說不可寫的窘境中。

諸種南方方言真正進行書寫上的嘗試是到了清朝後期才開始大規模出現的。而在為數眾多的方言入文嘗試當中，粵語凸顯出一項巨大的優勢——書寫容易。

粵語分佈於整個漢語區的最南端，遠離中原。但是它除了吸收過一些當地土著詞彙以外，在其他各方面都堪稱規整。

語音上，廣州話能分中古漢語的六個輔音韻尾，四聲各分陰陽，也極少有吳閩方言保留的中古早期甚至上古漢語語音的特徵，可謂是很好地繼承了中古晚期漢語的特點。宋人已痛感“四方聲音多訛”，朱熹卻贊同“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他認為粵語音正，是因為粵音從中原正音中心所在地洛陽地區的洛音繼承了許多特點。

詞彙層面上，粵語雖然在諺語俗話方面極其豐富，但絕大多數都是漢語來源，只是和北方的用法不一樣罷了。如北方人說“挑剩下的”，粵人則用“籬底橙”比喻；北方人說“叫人討厭”，粵人則說“乞人憎”，找出正字書寫完全不成問題。

西方傳教士衛三畏在《漢英韻府》中甚至說寧波話中無字可寫的土詞多過粵語十倍。彼時西方傳教士忙著創製各種方言羅馬字用以傳教——當閩南白話字、閩東平話字乃至蘇州話《聖經》大行其道時，很早就和西方接觸的粵語區卻沒有流行的粵語羅馬字。就連教會的粵語教材仍舊老老實實地用漢字，試圖避免改用拉丁字母書寫容易遭遇的種種社會阻力。

粵語白話文就這樣在晚清民國時期開始發展成熟，其中粵劇的功勞不可小覷。早期粵劇使用所謂的“戲棚官話”演唱，其音略近桂林官話，劇本也以淺顯的文言寫成。但是隨著 20 世紀早期粵劇改革，唱腔中越來越多地使用粵語，與之相應，粵劇劇本也有了書寫粵語的需求，很多早期粵語白話文正是粵劇的劇本。

話雖如此，和官話白話文裏面有不少於古無據的字（如“這”“什麼”）一樣，粵語中也存在一些難以書寫的詞語。

相對官話白話文來說，粵語白話文創製比較倉促，顯得有些



傳教士為了傳教熱衷於學習方言，衛三畏的《漢英韻府》算得上一本大方言讀音字典

粗糙。很多粵語字都採取“口”旁加上同音字或近音字的方法來充數，如𠵼、𠵼、𠵼、𠵼、𠵼、𠵼等。顯然，當年粵人對於考求其本字這樣費時費工的行為沒有多少興趣，如粵語問“誰”的時候有種說法叫 mat1 seoi2，本字其實是頗為雅致的“物誰”，但通行的寫法則是“乜水”，只是借了這兩個字的音而已。

饒有趣味的是，粵語白話字本身就能反映其歷史不長的特點。例如“嘢”在廣州話裏說 je5，意思是東西，和野同音，但實際上這個詞在 18 世紀以前的早期廣州話裏和野並不同音，它在粵西和廣西的不少粵語裏至今仍讀 nje5，這恰恰說明了粵語白話文之“野”。

# 古詩

## 怎麼讀才科學

詩歌應該怎麼讀才科學？伴隨著近年來的“國學熱”，本已沉寂許久的吟誦又進入了人們的視線。據吟誦的傳承者們說，他們吟誦的調子反映的是唐朝乃至

更早的古人是如何讀詩的，屬於文化活化石。吟誦更成為了各路“國學大師”的基本功，無論文懷沙、葉嘉瑩還是周有光，皆被許為“吟誦大家”。

官方的文化機構顯然也對他們提供了強大而有力的支持——中國多種地方吟誦已經被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佼佼者如常州吟誦更是榮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重點保護對象。但是，神秘的詩詞吟誦在古代是否真有如此高的地位？吟誦的歷史究竟有多長呢？

### 輔助記憶的手段

但凡背誦過課文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散文不如詩詞容易記住，而詩詞又遠不如流行歌曲容易記住。

人類對聲音的記憶受聲音本身特性的影響，作為聲音的一種表現形式，語言也不例外。相對於漫無規律的聲音，人類大腦更容易記住有規律的聲音，因此規律的韻文，如詩詞歌賦更容易被人記住，反之，散文背誦的難度則要大得多。

在人類社會發展早期，書寫的重要性相對較弱，文學作品的

傳播更加依賴口語，所以傳承下來的口頭文學往往是韻文。為了方便記憶，不同文化會根據語言自身特點，增強聲音的規律性。

如英語是分輕讀重讀的語言，所以英詩講究音步（foot），靠重讀音節和非重讀音節的排列組合實現輕重抑揚變化。同時，英語詞尾音節結構複雜，故而傳統的英國詩歌也講究押尾韻。而英國的鄰居法國的詩歌則大不一樣，法語音節輕重之分並不明顯，因此法語詩歌並不講究音步，而是只重視押韻。法語的祖宗拉丁語則詞尾變化很少，押尾韻意義不大，所以只靠音步；又由於拉丁語詞較長，音節數量多，如英語般的強弱交替很難做到，因此拉丁語的音步節奏更加複雜多變。

柯爾克孜族的長篇史詩《瑪納斯》中則有所謂押頭韻的做法，即上下兩句用同一輔音開頭，此種手段在古英語詩歌《貝奧武甫》中也有應用。壯詩的有些句子則在句中押韻，以利於演唱山歌時停頓。

用較為單調重複的音樂加以伴奏也是輔助記憶的常用手法。語言與音樂配合能極大地提高記憶效率，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引發“耳蟲效應”，讓人不得不記住。前面已經提到壯詩有山歌調伴隨，而在如《瑪納斯》之類的超長篇史詩的傳承過程中，音樂的功用更不可忽視。

## 韻樂同存

中國傳統的韻文則因為漢語的特點而有很大不同。

漢語是單音節語言，同漢藏語系其他語種相比，漢語較早地丟失了複輔音，形成了特有的聲母—韻母體系，一個字佔一個音節，各音節長度除入聲外大致相等。這一特點使漢語音節較其他語言更整齊劃一。而中古以後的漢語一直是有聲調的語言，至

## 為什麼 南方多江， 北方多河

打開中國地圖，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北方的大型河流都被稱為某“河”，如黃河、海河、遼河、淮河、渭河等，而南方大河則通名是“江”，如長

江、珠江、閩江、錢塘江等。

為什麼會有南江北河之分呢？這個問題眾說紛紜，如江大河小，江清河濁。然而這些說法都經不起推敲——黃河顯然比餘姚江大得多；海南島的萬泉河水質清澈，遠勝錢塘江。

上古時期，中國人的祖先把流淌在華夏大地上的河流都命名為“某水”。《詩經》中的名篇《蒹葭》提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就下句“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來看，顯然此處的水指一條流動的河流而非靜水。

與渭、淮、濟、洛、伊、澗、漢等上古就有的水名一樣，江與河並非河流的通名，而是南北兩條大河的專名，即現在的長江與黃河。這兩條大河與淮、濟並為上古人心目中最重要四條大河，合稱“四瀆”。可見並非隨便什麼河流都享有江、河的名稱。

如上所述，雖然現代中國人對把河流命名為江或者河早已司空見慣，但是這顯然並非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既然如此，南江北河的格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 江：一個非漢語的外來詞

河這個字的詞源雖然難以考證並仍存爭論，但一般認為這是漢語固有詞彙，而江則並非漢語本身就有的詞，是個外來戶，地道道起源於南方。

漢語的諸多近親語言並不用江來表示河流。如同屬漢藏語系的彝語用 zhi mo，zhi 即相當於漢語中的水，mo 則表示大，這種命名法與上古漢語非常類似。藏文和緬文對水道雖分別有 klung、khlung 的說法，但其實這兩個詞本來都指山谷。

但在位於東南亞的南亞語言中，江的分佈則要廣泛得多。如緬甸原先的居民孟語的語言中江是 krung，越南中部土著占語則為 kraung，而越南語中河流的發音 song 也來自古越南語的 krong，均與上古漢語江的發音極其相似。

語言	河流語音形式
越南語	song
塞當語	krong
巴拿語	krong
卡多語	karung
布魯語	klong
噶爾語	rong
科霍語	rong
拉斐語	dak hom
比特語	n'hong
荷人語	khroang
古孟語	krung

東南亞語族——孟高棉語中各種河流語音形式

# 中國姓氏

## 勢力分佈地圖

中國人的姓裏往往蘊藏著豐富的信息，有時能從中猜出他的籍貫。比如見到一個姓林的中國人，很多人會猜測他是福建人；黃姓者很可能是廣東 / 廣西人。這

樣的猜測有著統計數據支撐——中國林姓人口中 57% 分佈於福建、廣東、台灣三省。這三省中又以福建的林姓佔比最高。

福建有句俗話：“陳林半天下，黃鄭排滿街”——都“排滿街”了，可見這些姓有多麼常見。福建省會福州，林姓為福州第一大姓，戶籍人口中共有 970138 人姓林，佔總人口的 16.08%，而陳姓也不甘落後，以 15.78% 排名第二。兩姓相加即已佔到福州近三分之一人口，如果加上黃鄭以及第五大姓王，可佔總人口的 46.06%。

中國的不同地區佔優勢的姓氏也不同，總體而言，以中原地區較為多樣，相對統一，各邊緣省區，則各有優勢明顯的特色大姓。回到福建的例子，“陳林黃鄭”中，只有陳、黃屬全國性的大姓。但陳姓全國排名也不過第 5 位，約佔總人口 5% 不到，黃姓位列全國第 8 位，林姓則不過是第 16 大姓，鄭姓更是排位在 20 名以後。

## 中國姓氏地圖

和福建一樣，不少地區的優勢大姓，在全國範圍內並不佔

# 口音 階級論

口音往往和等級聯繫起來。請想象這樣一個情景：街頭上，穿著入時的青年男女，突然轉頭，用類似王寶強的一口濃重的口音說“姐，恁長類真齊整”，實在

令人覺得違和。這些等級關係與人們長久以來的刻板印象有關，反過來，人們也經常利用此來“提高”自己的調性。

歷史上，為了尋覓向上流動的機會，中產階層和工人階層往往模仿上層口音。但 20 世紀後期，尤其是 80 年代後，英美國家的上層開始主動增加下層口語詞彙，一些人甚至專門聘請教師只為除去自己的高貴口音。

青春期後學習過普通話或英語的人恐怕都了解改變一個人的口音的困難程度有多大。一般來說，人的口音在 20 歲左右已基本定型，青少年時期形成的口音就是鑒定他社會地位的有效標籤——出身寒門的人可以努力積累可觀的財富，習得海量的知識，但口音卻根深蒂固，成為進入上流社會的阻礙。

口音歧視由來已久。古羅馬時期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西塞羅出生於羅馬東南 100 公里外的 Arpinum，西塞羅對此非常避諱，極度推崇羅馬城裏貴族口音的拉丁語，盛讚其“沒有錯誤，無比悅耳”，並評價鄉下口音“粗鄙”。

中國古人對正音的強調絲毫不比西方差。南北朝時期，北方南渡的士族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說：“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己罪矣。”

初唐時期為了打擊士族，武則天起用了不少寒門出身的酷吏，但他們的寒門口音相當受鄙視，士大夫階層紛紛撰文取笑——《大唐新語》便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云）圭（豬云）株（魚云）虞（驢云乎）縷，（俱云）居不得（吃云）詰。空（吃云）詰（米云）弭（麵云）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飢！”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俱以雞豬之事對，則天大笑。釋獻可。

近代有聲傳媒的流行讓口音的重要性越發凸顯。不少人為了轉變自己的口音費盡心機。

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曾經對紐約百貨商店售貨員的口音進行過研究。結果發現高層人士光顧的 Saks 百貨售貨員說 fourth floor 的 -r 最為穩定，口音“高貴”。服務平民的 Klein's 百貨售貨員說話最不講究，-r 脫落最多。而居中的 Macy's 百貨售貨員認真強調 fourth floor 時發 -r 的比率比正常對話要多得多。

轉變口音尤以政客為甚。在傳媒高度發達的英國，政客的口音問題經常被無數倍地放大。

撒切爾夫人自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逐步在英國政壇崛起，但她一口林肯郡口音的土話常遭到無情的攻擊。有評論員惡評她像“一隻從黑板滑下的貓”。當時，撒切爾夫人已年過五十，不得不請了皇家國立劇場的發音教練為她糾正口音——效果很不錯，天資聰穎的撒切爾夫人幾年後就擺脫了林肯郡土話，開始以一口